

浮生茶社

□刘白

军山半山腰,有一处茶社,名字叫作浮生茶社。不知道是不是借用浮生若梦的意思。浮生若梦是把人生当作短暂虚幻的梦境。浮生:空虚不实的人生;若:像。大概最初出自李白《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》的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”意思为:天地是万物的客舍,时间是古往今来的过客。死生的差异,就好像梦与醒的不同,纷纭变换,不可究诘,得到的欢乐,又能有多少呢?

我喜欢这名字,茶社布置也清雅。桌子是原木的,椅子是原木的,桌上也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和陈设。

没有人来人往,也没有俗世浮华。一个女生,给客人沏茶,一杯军山茶18元,一壶88元,可以续水。茶水到位后,女生就安安静静坐在柜台后面的角落里,仿佛店里只有若有若无水烧开的声音。

浮生,这几个字,恰恰适合写在这里。上山的人正好视野开阔起来,看见自己和别人的来处。下山的人,正好归程过半,可以回顾自己来往的经历。

茶室内有一横幅“江天一览”,四个字为名家范扬所书,正对着江边。在茶室门前向外望去,江天一色,白云荡胸,青翠树林绵延,浩荡江水东去。狼山、剑山于青翠中可见。三山鼎立,

我的父亲“老凤祥”

□侯德剑

父亲侯凤祥生于1922年南通城区一户贫苦人家。自幼在贫儿学校勤工俭学,由于书写端正,手工整洁,长相清秀,口词流利,幸运地被张謇创办的“通明电器公司”招工选中。从十四岁少年一直工作到六十岁,在电业系统工作了四十七年。先后干过抄表、财务、工会、抓生产等工作,他的一生参加和见证了南通电业继往开来发展变化的成就,他也由普通工人提拔为工会主席,入党后被培养为南通供电所抓生产的副主任,参加了天生港电厂十二万五千瓦发电机主工程建设,担任过南通供电局财务科副科长。

退休后,父亲积极参加老年大学诗词班、书法班的学习,唱京剧、打太极拳,乐在其中。他曾说:“这是张謇先生企业文化赐予我一辈子的修身法宝。”他也称赞我为大胆画家,冬季敢洗冷水澡,敢游冬泳,不简单!他也常告诫我,要健康长寿,退休后生活习惯更重要。他六十岁戒烟,七十岁戒酒,九十多岁记得京剧唱词,太极拳动作不乱,他劝我少喝酒多游水,酒水颠倒会伤人。现在,父训已成为我酒席上辞友劝酒之词,有效。

2015年,我与艺友结伴去印度、尼泊尔、西藏采风,途中两次接到父亲要我早回的电话,我一路默默祷告、祈安。

所幸,泳友顾医生助我远难,受我拜托登门诊治,药到病除。三年后,突来的病痛将老父击倒!他长时间昏迷,不思饮食,住院医护都着急。

在征得我们勉强同意后,护士准

芬芳一叶

各有特色。

由浮生茶社往上,有一处很有诗意的亭子,取名“扪月亭”,对联也大气磅礴——上联:日月都从肩上过,下联:山河尽向掌中看。不过,看这悬挂的方式,好像上下联挂反了。换一下位置,举手之劳的事情。

既已过扪月亭,哪里能够不写一首诗呢。旧作有的——

《浮生茶社》

浮生茶社驻足山腰
往上再走便是佛门
往下回望便是凡间
走到此处正好看见疲惫半生

汲来江水烹新茗
新茶正好遇见合适的人
翻滚起伏复归于平静
品茶的人看得入神
如同看见自己欲说还休的心绪

墙壁上抚琴的人虽不言语
但胜过座中话语最多的人
而那个醉茶很严重的人
反复品读“浮生茶社”四个字
已经说不出一句话

来到浮生茶社之前
很多人渴望明白
离开浮生茶社之后
很多人渴望糊涂

心窗片羽

备上胃管,不想多日不言语的父亲突然闭眼,高喊三声:“不插!不插!不插!”他的坚定尊严喝退了护士,惊醒了我们,他衰弱枯瘦的身体里竟爆发岀抗争过度治疗的最后呼声!

他这发自肺腑的三呼,让我们家人敬佩与心痛互缠,让同病房的两位离休干部赞叹:“老侯病痛折磨得浑身大汗,夜晚从不听他哼喊一声,这样有公德的病友少见。”

我告诉他们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入党党的老党员,一生注重为人品行,60年代减工资,80年代让分房他走在先,衣着言行、待人交友品位优雅。他工资卡抽屉里干净地摆放着“优秀党员证书”“京剧名选”和厚厚的养心健身知识剪贴本。他至今是南通电业界最长寿的退休老人。

隔日清晨,弥留之际的父亲突然两眼闪亮,微颤的口中发出糊语,下垂的右手慢慢抬起置于前额,作搭掌前望姿态,我贴近他的左耳大声问他看见谁了?我猜想是他久违的父母、爱人从天国接他来了。不久,手臂滑落,急促呼吸起伏着他的胸腹,我谢绝了医护的人工呼吸,让他平静送走近一个世纪的最后一口呼吸。我轻轻抹闭他的双眼,送他最后一个难得的亲吻。

今年秋月是父亲去世三周年,诞辰百岁祭月。城市公交车,商品店橱窗“老凤祥”金店的广告特别引我注目,沉思,一个忠诚党的事业的普通党员纯净奉献,健康长寿的生命历程,肯定比金子更宝贵!



秋色宜人 陈顺源

紫琅诗会

感恩

□侯求学

为什么山间总会飘出
那么清凉的风
因为有山溪
激情的歌唱引领

为什么鸟儿总在
清晨欢鸣

因为最早照进树林的朝阳
给它们带来了新的希望

为什么你会甩开我们
独自走出去那么远
因为那是一段艰辛的路程
你总想尽量为我们踏平

梦开始的地方

□李苏琴

记得小时候,常步行上学。那时的学业很轻松,放学早作业少,放学回家的路,就成了郊游。

晴天,这是件美事,采野花、拔狗尾巴草、和伙伴在田埂追逐打闹……雨天,就成了件苦差,走泥泞的小路倒是不怕,必经之路上有户人家,养着老牛和鸡。一到下雨,牛粪、鸡屎、泥土融为一体,每下一脚不得不慎之又慎,如履薄冰。

远离农村,就能远离这一刻的不堪,这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动力。

小时候的我,很不能理解母亲对土地的挚爱。她是纺织厂的工人,可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似乎总和屋前院后的自留地绑在一起。想起母亲,就想到她扛着锄头的样子,她弓背播种的样子,她捆扎油菜梗的样子,她坐在田边剥毛豆的样子……她爱土地,远远胜过厂里纺织袜子的机器。

邻居因为一家人都务农,分田到户的地种不过来,就让了几分给母亲。母亲像得了宝似的,千恩万谢。说是几分田,在我看来简直是一片汪洋。我宁愿在家里看书,找整本的数学练习题来做,也不想被叫到田里帮忙。我怕各种虫,特别是冰冷而又滑腻的大青虫。

好在这可怕的梦魇因为建园博园,全村被征地而结束。

母亲最最不舍的,好像不是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屋,而是专属她的畦畦菜地。搬进居民楼,母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,头疼、胸闷。

是弟弟厂房旁大块的荒地,拯救了母亲。母亲像被打了鸡血,返老还童。她清除瓦砾石块,拔去丛丛野草,施以自然肥料,地肥了,母亲黑了瘦了,但精神了。她每天大早从家里坐父亲的电瓶车,来厂房劳作,直到夜幕降临。

随着年岁渐增,一切都于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,原先五谷不分的我,知道了夏收麦子、秋收稻谷,黄瓜5月最当季,花生7月就成熟,芋头8月才上市。

和母亲也多了共同的话题,长势喜人的玉米、绿得逼人眼的扁豆藤、黄瓜架上金黄的花,都有了种澄清的美……母亲在我由衷地赞叹中,笑得兴奋而拘谨,像一个从不受关注的孩子忽然受到了大大的肯定。

一日,我和母亲坐在田里挖花生。有母亲在,我依然是个孩子。母亲负责挖,我来摘。母亲弓着背奋力挖,每一束的根上挂着的几十颗花生,它们是那样的新鲜,带着泥土的芬芳,带着独有的清香。

初秋的天气还是很热。虽然只要轻轻一擦,花生就从母体上脱落下来,比撕下一张纸片还省力,但一会儿我就满头大汗,母亲更是汗流浃背,上身的衣服几乎湿透,紧紧贴在背上,可她是快乐的,她的快乐从挥动的铁铲上表达出来。四周,扁豆在奋力爬藤,甜高粱在悄然吐穗,晚玉米在攒劲鼓苞,刚抽出嫩叶的鸡毛菜铺成一块碧毯……

我忽然觉得,母亲不正是许地山笔下的落花生吗?质朴无华、默默奉献。她用黄瓜、茄子、扁豆、花生……建构了我的味觉,塑造了我的性格,也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势,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”。

收获的瓜瓜果果,母亲就分给左邻右舍,看着腿脚不便的母亲,大家都劝她:不愁吃不愁穿的,别再这般辛苦。在这国泰民安的时代,谁还为吃穿发愁呢?可母亲离不开土地。土地,是母亲的精神家园。我相信母亲一定也有自己的梦想,那土地,就是她梦开启的地方。

灯下漫笔